

19

Heal

痊愈

思存

FIEMOSICUN

匪我

爱你是最好的时光，
你的归来，是我的痊愈。

最好的时光
爱你是

BECAUSE OF LOVE

我做过的最勇敢的事，
就是爱你。



19

FEIWOSICUN

思匪
存我

爱你是最好的时光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爱你是最好的时光 / 匪我思存著. -- 南京 : 江苏
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9. 1

ISBN 978-7-5594-2709-0

I. ①爱… II. ①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82934号

书 名 爱你是最好的时光
作 者 匪我思存
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
策划编辑 单诗杰
统 筹 姚 丽
责任编辑 白 涵 刘洲原
营销编辑 杨 迎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
版式设计 段文婷
封面绘图 三 乖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环球东方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 228千字
印 张 9
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,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709-0
定 价 38.0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5719485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我已经用尽了自己的所有来爱你，如果你不要，那就算了吧。

——聂宇晟

我从来没有爱过你，我们两清了。

——谈静

Chapter 01 你是我的情不自禁 _ 001

Chapter 02 命运从不曾怜悯 _ 079

Chapter 03 往昔如梦般柔软 _ 117

Chapter 04 爱是匍匐在地 _ 175

Chapter 05 相思是一种债 _ 213

Chapter

01

你是我的情不自禁



【一】

谈静上的是下午班，正巧又是双休，忙得脚不沾地，最后打烊的时候发现收了一百块假钱。收到假币是最懊恼的事了，谈静向来心细，以前从未犯过这样的错，今天也是忙昏了头。王雨玲正好跟她一起上下午班，王雨玲说：“要不给梁元安。”梁元安虽然向来嘻嘻哈哈没个正形，可是很照顾店里这些女孩子，偶尔有人收到假币，交给梁元安，没两天他就拿一把零钱来，说：“喏，还有十五块买烟抽了啊。”虽然少了十五块，可是小姑娘们总是高高兴兴，嘴甜的还会说：“谢谢梁哥。”



谈静觉得不好，虽然梁元安拿去也是花掉，可是别人小本生意，收到假币，肯定一样地难受。

王雨玲不以为然：“你是榆木疙瘩。”

谈静没脾气地笑：“算了，当买个教训。”

其实还是心疼，一个月工资算上加班费也不过两千出头，突然没了一百块，当然懊恼。埋头继续轧账，突然听到风铃声响，王雨玲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已经打烊了。”

“我想订个蛋糕。”

低沉悦耳的男中音，仿佛有磁性，听在耳中，令人一震。

谈静不由得抬起头来，首先看到的是衣领，衬衣领子，没有系领带，解开了两颗扣子，显得很随意的样子，一边肘弯上还搭着西服。从收银台这边看过去，只能看到客人的侧脸，虽然只是侧脸，可是眉目清朗，是难得的俊逸男子。

谈静觉得很失态，低下头继续数钱，耳里听到王雨玲连声音都温柔了好几分：“要不这样吧，如果您不急着想，今天先挑个蛋糕样子，明天您再过来取？”

男人似乎微微沉吟了两秒，说：“算了。”

看着他转身往店门外走，王雨玲忽然灵机一动，叫住：“麻烦您等下，我们还有位裱花师傅没走，要不我让他给您加班做一个？”

梁元安其实已经下班了，可是王雨玲给他打了个电话，他正好还没走到地铁站，很爽快地回来了，洗手换了衣服就去了操作间。

男人非常有礼貌地道谢，然后选定了蛋糕的样子，估计是送给女朋友的，因为挑的是心形，又全是玫瑰花图案。这种蛋糕店里卖得最好，俗是俗，腻是腻，可是爱情从来没有不俗不腻的。

王雨玲还在耐心地询问蛋糕上要不要写字，要不要撒巧克力粉，要不要放上糖霜，男人说：“给我张卡片吧。”

店里蛋糕附送的卡片非常精美，男人想起什么似的：“我去车上拿支笔。”王雨玲忙回头叫：“谈静，把笔拿过来。”

谈静只得将笔送过去，离得近，闻得到男人身上淡淡的香气，似乎是薄荷的清凉，又仿佛是绿茶的气息，纯粹而干净。

“谢谢。”

男人回过头去写字，因为半低着头，谈静就看到他的手指非常修长。

谈静快快走回收银台去，把钞票理一理，男人来交钱的时候，她的心还怦怦跳，就像第一次看到聂宇晟。

那时候她刚刚考进十四中。课业重，路又远，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。每次回家都是周六，妈妈总是事先给她弄点吃的，跟她说不到几句话，就匆匆忙忙赶着要走。那时候妈妈利用双休教钢琴课，每个学生住得都不近，来来回回要倒换好几趟公交，可是收入还是相当不错。谈静知道妈妈的不易，从来也很乖巧。

妈妈第一次病发的时候，谈静还在学校上课。班主任把她叫出教室，告诉她妈妈进了医院。谈静仓皇地赶到医院去，却在急救室没有找到母亲，她正焦急地询问护士，忽然听到身后有人问：“你是谢老师的女儿吧？”

低沉悦耳的男中音，仿佛有磁性，听在耳中，令人一震。谈静转身，首先看到的是衣领，T恤领子，淡蓝色的条纹T恤，很清爽随意的大男生。

谈静那时都急糊涂了，只会问：“我妈妈在哪里？”

“已经转到观察室，医生说住院部暂时没有床位，等腾出床位再转到住院部去。”他稍顿了顿，说，“我带你去。”



谈静跟着他穿过医院长长的走廊，又拐了一个弯，才是急诊中心的观察室。妈妈就躺在床上，身上还插着一些仪器的管子，盖着医院的被子，脸色煞白，连嘴唇都是灰的。谈静一声“妈妈”噎在喉咙里，眼泪顿时流下来。

他安慰她：“医生说已经没事了，你不要太担心。”

谈静从来不知道妈妈有心脏病，母女二人相依为命多年，今天骤然听说，顿时觉得像塌了天，六神无主。幸好那男生虽然比她大不了几岁，行事倒挺沉稳。——告诉她前因后果，谈静才知道原来他叫聂宇晟，今天妈妈去他家给他上钢琴课，没想到课上到一半的时候就昏了过去，幸好送来得十分及时，经过医生急救后已经并无大碍。

谈静自然是感激万分，谢了又谢。倒谢得他不好意思起来：“你别这样见外，别说是谢老师，就是一个陌生人遇上这事，也应该送到医院来。”补了一句又说，“谢老师平常对我挺好。”

后来谈静才知道，聂宇晟还垫付给医院五千块的押金。妈妈在医院住了大半个月，出院后才去银行取了钱，因为医生一直嘱咐要卧床静养，只得由谈静拿去还给聂宇晟。

聂宇晟家住的那个小区在山上，背山面海，风景格外的好。那时正是凤凰花开的时候，路两旁全是高大的凤凰树，大朵大朵的艳丽花朵，远远看去像是无数只火色的蝴蝶。高大的乔木掩映着黑色的柏油路，一直延伸到山顶。山道曲折，谈静坐到公交的终点站，偌大的公交车上，只剩了她一个乘客。

门口的保安不让她进去，谈静借了保安的座机给聂宇晟打了个电话，就站在大门外的树下等。人行道边落了一层狼藉的红花，更像是下过一场花雨。谈静站了没多大一会儿，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砸落在她头顶上，伸手摸索，才知道原来是朵落花。刚

刚把花顺着头发捋下来，已经听到身后有脚步声。

谈静转过身，果然是聂宇晟。他一身白T恤白裤，踏着火红的落花走来，对她笑：“等了好一会儿了吧？”

谈静这次才看清楚聂宇晟的样子，眉目清朗，是难得的俊逸男生。谈静素来内向，在学校里都不太跟男生说话，所以还没开口倒先红了脸：“没有。”定了定神，把手里的信封交给他，“这是妈妈叫我拿来的，还有，谢谢你。”

聂宇晟没有接信封，却先问：“谢老师好些了吗？”

谈静说：“好多了，谢谢你。”

聂宇晟说：“真是太不好意思了，这几个月的学费还没有给谢老师，这五千块先付学费吧，还有余下一千多，等过两天我再补上，可以吗？”

他说得很客气，谈静也不清楚妈妈教课的具体情况，只是妈妈特意去银行取了钱叫自己送来，所以小声说：“要不你还是先拿着吧，学费到时候再给我妈妈吧。”

聂宇晟不由得笑，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：“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拧啊？”

本来是很寻常的一句话，谈静心里却怦怦直跳，仿佛是在学校刚测过八百米，跑得久了，连一颗心都快要跳出来的样子。

很久之后有天晚上，那时候跟她一起合租的王雨玲一时无聊，租了几张电影的DVD光碟回去看，其中一部名叫《心动》，谈静正在洗衣服，一大盆子衣服和被单，用搓板搓得两臂发酸，偶尔抬头看一眼电视机屏幕。电影当然拍得唯美浪漫，原来全世界少男少女心动的感觉，都是这样美，这样好，让人惆怅万分。

客人拿走了蛋糕，梁元安洗手换了衣服出来，笑嘻嘻地问：“一起吃消夜？”



王雨玲满口答应，谈静说：“我还要回去洗衣服……”

“你那几件衣服一会儿就洗了。”王雨玲打断她的话，“早叫你买台全自动洗衣机，你总是不乐意。”

谈静没作声，每个月房租水电，样样开销下来，余不了几个钱。王雨玲已经拖着她：“走吧走吧，回家也是看电视。”

顺着路口一拐，小巷子里有几家烧烤摊。生意正好，烟熏火燎。梁元安明显是熟客，大大咧咧跟老板打过招呼，不由分说点了一堆东西，然后又叫了三大杯扎啤。谈静说：“我不会喝酒。”

王雨玲把那一杯酒推给梁元安，说：“谈静最老土了，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不敢。”又想起假钞的事来，噤里啪啦说给梁元安听，“你说她是不是榆木疙瘩？”

谈静好脾气地笑笑，梁元安问：“那张假钱呢，给我看看行不行？”

谈静低头从包包里找出来，梁元安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，说：“这个挺像真的，怪不得你没认出来。”

谈静说：“都怪我忙昏了头，应该从验钞机里过一下，结果忘了。”

梁元安却把钱收起来了：“我帮你花了吧，我晓得你是没胆子用出去的。”

“这不太好吧。”

王雨玲已经扑哧一笑：“看到没有，她就是这么老实。”

谈静讪讪的，又不好硬找梁元安把钱要回来。正巧这时候烤肉上来了，梁元安招呼：“来来，冷了就不好吃了。”他和王雨玲一说笑，就把这事混过去了。

王雨玲现在租的房子跟梁元安住的地方顺路，两个人一块

儿赶地铁走了。谈静搭了公交回家，空荡荡的车厢，寥寥几个乘客都面露疲色。路灯的光一跳一跳地映进来，像是一部坏掉的电影拷贝，照得车厢里忽明忽暗。她把胳膊放在车窗上，夜里的风略有凉意，只有晚上下班的时候，公交上才会有座位，因为她下班通常都很晚。也只有这时候，她才会想点什么——其实什么也没有想。对于生活，其实早就麻木了，只是脑子里虽然空着，可是整个人却无法放松下来。

下了公交车还得走十来分钟，这一大片都是老式的居民楼，路两旁有不少小店小饭馆，这时候还有好几家开着门，店铺里的灯光像是倒影，一道一道映在窄窄的马路上。路过水果店的时候谈静停下来，买了两斤桃子。这个季节的桃子便宜，也很甜。找零钱的时候有个角子掉到了地上，她找来找去找不到，最后还是老板眼尖，捡起来给她。

装桃子的塑料袋又薄又小，不过五六只桃子，塞得满满的，不一会儿就勒得她手指发疼。她换了只手拎袋子，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，正巧有盏很亮的路灯。还是很老式的铁门，一条条的栅栏影子映在地上，她想了一会儿，还是转过身来。

车没开大灯，没声息就停下了。有一瞬间她觉得这大约是梦境，因为只有在梦里才会是这样子。她有点无力地笑笑，像是在嘲笑自己不自量力，不过马上她就知道这并不是做梦了。因为聂宇晟下车了，他不仅下车了，还朝她走过来。

谈静没有动弹，晚风扑扑地吹着她的裙摆，像是鸽子的翅膀，轻软地拍着她的肌肤。而手里的桃子沉甸甸的似千斤重，勒得她手指发红发紧发疼，她有点后悔买桃子了，或许空着手可以逃得更快。不过她下意识挺直了腰，逃？不，她并不需要再逃避。事隔多年，她一直觉得自己比从前更软弱了，但到了今天，



她才忽然地觉得，原来粗粝的生活并没有让自己软弱，反倒令她更加坚强。

聂宇晟一直走到了她的面前，他高大的身形在路灯下投射出的阴影笼罩了她，她慢慢抬起头来看着他，眼中只是一片平静。

刚刚在蛋糕店的时候他就已经认出了她，不然他不会订那个蛋糕，可是当年她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，他们之间早就已经银货两讫，谁也不再欠谁。隔了这么漫长的岁月，当再次相遇的时候，她发现自己居然一点也不再怨怼。从前种种的痛苦与难堪，原来真的可以随着时间而淡化甚至淡忘。

聂宇晟并没有什么表情，只是无波无澜地看着她。谈静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，倒不是被他的气场压迫，而是她必须得说点什么。他为什么会跟着她回家来呢？是好奇吗？不，聂宇晟从来不好奇，他也从来不做没有用的事情。她觉得自己不能不开口了，当年踏着落花而来的白衣少年已经死去，而今天的相遇，只是人鬼殊途。

她甚至笑了笑：“好久不见。”

他看了看她身后敝旧的楼房，淡淡地问：“你住在这里？”

“是啊。”她像遇见老朋友，语气平静无波，“要不要上去坐坐？”

他扬起半边眉毛，这个男人还是那样英俊，一举一动都透出俊逸不凡，低沉的声音仍旧仿佛带着磁性，只是字句里却藏不住冷若冰霜似的刻薄：“你经常邀请男人上去坐坐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她很快地说，“我没有别的意思。我老公应该下班回来了，如果你不介意，上去喝杯茶好了。”

他笑了笑，说：“不必了。”

他开车跟着她到这里来，是眼看着她过得不好，他才会觉

得安心。她笑了笑，说道：“要不上去吃点水果，我记得你最喜欢吃桃子。”

有一次他发烧吊水，坐在输液室里，她把桃子一片片好了喂给他吃，一边喂一边心疼，因为他烧得连眼睛都红红的，眼底出了细小的血点。那个时候他还叫她老婆，那个时候她还以为他们一定会结婚，那个时候有多傻啊，把所有的一切都当了真。

“谢谢，还是下次吧。”他仍旧彬彬有礼，就像是对待陌生人。

她轻松地笑，说：“那我上去了，再见。”

他没有跟她说再见，再见，不，永世不见。今天的这一面已经是纯属多余，今生今世她都不想再见到他，想必他亦如此。

她一直走到楼道里才觉得手心是潮的，背心里也是涔涔的冷汗。她抱着那袋桃子，像抱着什么宝贝，在漆黑的楼梯间里一步步摸索着朝上走，唯恐惊醒了什么似的。

原来——原来已经七年了。

她过得并不好，正如了他的意。她也并没有撒谎，不过刚刚她邀他上来的时候，心里还真有点怕他当真上来，那时候她可真不知道该如何收拾残局……当她摸出钥匙开门的时候，听见客厅里哗啦啦一阵响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落下来。她一脚踏进黑暗里，孙志军果然已经下班回来了，不过跟往常一样，喝得烂醉。没有开灯她也能闻见他身上的酒臭烟臭，她在那里停了一停，仿佛是积蓄了一点力气，伸手摸索着开关，把灯打开了。

孙志军吐了一屋子，她把窗子打开透气，去厨房铲了煤灰来清扫秽物。本来家家户户都烧天然气了，但她跟开电梯的王大姐讨了不少煤窝煤灰，王大姐就住在车棚旁的小平房里，没有天然气，日子过得十分俭省，平常还烧蜂窝煤。她讨煤渣，就是因